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

南菁書院

詩經稗疏一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周南

周南召南 鄭氏詩譜曰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文王之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邑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其詩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胡氏春秋傳亦曰周南先王之德召南先公之化故朱子集傳以周南皆文王后妃之德而召南爲侯國之詩今按何彼穠矣以詠王姬彼茁者葭用賦靈囿與桃夭鵲巢初無同異何所分於王侯賢聖哉蓋周公召公

分陝而治各以其治登其國風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召
南者召公所治之南國也北界河雒南踰楚塞以陝州爲中線
而兩分之史記謂雒陽爲周南從可知已陝東所統之南國爲
周南則今南陽襄鄧承天德安光黃汝潁是已陝西所統之南
國爲召南則今漢中商雒興安鄖夔順慶保甯是已其國之風
或其國人所作或非其國人所作而以其俗之音節被之管絃
今雖亡攷而大要可知故漢廣兼言江漢江北漢南今之潛沔
也汝墳言江汝之間則今之光州新蔡也而皆繫之周南若召
南之以地紀者曰江有沱又曰江有汜按禹貢岷山導江東別
爲沱水經江水歷氏道縣湔水入焉又東別爲沱過都安縣今
湔水自龍安府石泉縣入江都安今成都府灌縣沱江在今新

繁縣汜者水決復入之總名沱卽汜也言沱言汜皆川北西漢

水今嘉陵江南之地集傳以景陵之沱汜當之未是又殷其雷之詩

曰在南山之陽南山終南山也爾雅山南曰陽自漢中而東至均州皆在終南之陽於春秋爲庸麋召南在陝州之西明矣據此則二陝分治之地別爲二南不言國者文王未有天下侯國非其所有特風教遠被以類附也何侯國王畿聖教賢化之殊乎

睢雉睢从且从隹爾雅睢雉王睢郭璞曰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

在江渚山邊食魚說文白鴈王睢也顏氏匡謬亦云睢鳩白鴈又爾雅鷺白鴈郭璞曰似鷺尾上白禽經睢鳩王睢魚鴈也亦曰白鴈陸璣疏曰幽州人謂之鷺陸佃曰鶚姓好峙立不移處

所謂鶚立義取諸此以諸說參攷則雖鳩之爲魚鷹其名曰鶚明矣謂之鳩者鷹之屬通曰鳩郊子所謂鷓鳩者鷹也雖食魚而非水鳥故郭璞云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經言在河之洲非常在也本爲鷖鳥之屬故毛公云鷖而有別鷖之爲言鷖也其鳥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跂交則雙翔別則異處以其立不移處別則異所故以興夫婦有別之義李時珍本草言其翱翔水上扇魚令出一名沸波又能入穴取食一名下窟鳥其尾上白者曰白鷖是已集傳以爲鷖鷖之屬殊爲失實鷖水鳥雖鳩山禽鷖鷖小鳥雖鳩鷖鳥相去遠矣

左右流之 爾雅流擇也芼擻也說詩者自當以爾雅爲正毛鄭謂流求也芼擇也於義未安擇者於眾草中擇其是荇與否

擇而後擧之於文爲順擇有取舍不必皆得故以興求之不得
擧則得矣故以興得而友樂之集傳曰流順水之流而取之采
菽者或順流而下或逆流而上水或在左或在右若必於順水
則左而不右右而不左矣又曰芼熟而薦之也依禮記芼羹之
芼以立義旣熟而在鉶矣何分於左右乎古字義不一未可執
一以釋之

卷耳 爾雅卷耳苓耳毛傳用之郭璞云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博雅云苓耳施常棣胡棣棣耳而陸佃埤雅引荆楚記云卷耳
一名璫草亦曰蒼耳殊爲差誤蒼耳一名耳璫草言其實如耳
璫一名羊負來以其實黏羊毛上一名野茄葉似茄也湖湘人
謂之羊矢草實形似羊矢也其草拔地而生高者三尺許獨莖

多枝初不叢生葉全不似鼠耳蘇頌本草據陸璣疏言其蔓生可煮爲茹又與郭璞叢生說異一蒼耳且不能定況可引釋卷耳卷耳有臬耳胡臬之名必有與臬相類者葉如鼠耳則小而圓長葉上有細毛柔輒可知今野藪有名鼠耳者王鴻漸野藪譜謂之猫耳禿葉青白色與陸璣之說合湖湘人謂之爲鼠茸清明前采之春以和米粉作飴有青白瓢如臬麻味甘性溫葉上有茸毛正如鼠耳準二雅及郭氏之言必此爲卷耳而非瑞草明矣此草可和粉食而采之頗費尋求故云不盈頃筐若瑤草枝葉繁而隨地多有且苦臭不中食何事采之而患其不盈乎

葛藟

集傳但言藟葛類未實指爲何物按藟或作纍其類不

一爾雅諸慮山臬郭璞云似葛而麤大今俗謂之土葛者是皮
黑可用爲索縛茅屋椽不堪作布爾雅攝虎臬郭璞云今虎豆
纏蔓林樹而生莢本草謂之黃環結莢如阜莢小而無油一名
就葛又蓬臬似覆盆子蔓生繁衍莖有刺葉如小葵面青背白
有毛六七月開小白花就蒂結實如桑椹熟則紫黯有小黑毛
甘而可食俗名割田蔗讀如拋又千歲臬一名臬蕪一名巨苽蔓
生椽木葉似葡萄子青赤藤中有白汁可入藥用陸璣定指爲
巨苽旣未詳實而云似襲臬則又蓬臬非巨苽也辨物之難如
此夫

薄言 方言薄勉也秦晉曰薄南楚之外曰薄努郭璞註曰相
勸勉也薄言采之者采者自相勸勉也薄送我謁者心不欲送

而勉送也薄言往愬者心知其不可據而勉往也凡言薄者放此毛傳云薄辭也凡語助辭皆必有意非漫然加之

萑 毛傳云萑草中之翹翹然似謂萑爲草特出之貌而非草名於文義未安陸璣陸佃皆以爲萑蒿而集傳因之按萑蒿水草生于洲渚既不翹然于錯薪之中但可采摘爲菜不堪刈之爲薪與楚爲黃荊莖幹可薪者異則二陸之說非矣管子曰葦下於藿藿下於萑則萑爲藿葦之屬翹然高出而可薪者蓋蓋類也

汝墳 爾雅墳大防毛傳集傳皆用之然隄防所以固土窒水例禁樵蘇孰敢於上伐其枚肆墳當與瀆通爾雅汝爲瀆郭註云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引此詩以證之則瀆乃汝水旁出

之支流當從郭說

召南

薇 集傳云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閒人食之今按蕨之有芒而大者色黃蓋貫眾之苗俗呼野雞尾味辛苦有毒無食之者說文薇菜也似藿藿豆苗也陸璣疏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字書薇野豌豆則薇非蕨類明甚爾雅曰藿從水生薇垂水若有芒之蕨植生山崖而不垂水次唯野豌豆多生溪澗之側故曰垂水此豆俗呼老鼠豆其結角似鼠尾陸佃謂采薇蕨以祭尤屬疏謬未聞蕨之可登於俎況貫眾苗乎世人相承之譌遂謂伯夷叔齊采蕨以食孤陋而誣不可救正有如此者

蘋藻 毛傳云蘋大萍也爾雅云萍萍其大者蘋毛公據爾雅以說此詩郭璞引此詩以註爾雅皆未精悉按萍有二種楊花飛時生五月多死小者葉圓而綠大子葉蹙而紫味苦臭惡性大冷方家或以療疸熱之以熏蚤蝨能壞人衣其不可爲茹以食以祭明甚若世所謂蘋者別自一種謝朓楚辭芳草譜云蘋葉正四方中圻如十字根生水底葉出水上此草今所在有之俗呼田字草四葉合成一葉中露水光如田字然臭味粗惡亦不堪食陸璣曰可糝蒸爲茹又可用若酒淹以就酒豈其口之性與人殊哉抑未嘗嘗之而道聽以說耳舊說以爲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鉶羹之芼調以滑甘夏葵冬苣皆滑甘也而魚羹以苦澀之蘋徒取潔清之義不恤其臭味鉶羹有芼以人

道事神也人不可食神其歆乎按山海經有草名曰贅音其狀
若葵其味若蔥說文無蘋字字正作贅音苻真切許慎亦謂之
大薺則贅蘋也呂覽云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言崑崙者一著其
尤美者耳不必崑崙而生也蘋蓋蓴葵之類滑脆如蔥白者湖
州圖經以爲不滑之蓴是也柳惲詩汀州采白蘋言其根之白
也邱光庭兼明書以田字草花白而闕圖經之謬不知言白蘋
則蘋本白而非以花言明甚皆不思之過也圖經言不滑者較
蓴爲不滑耳非全澀也此草陳藏器本草謂之萍蓬草葉大似
苻花黃李時珍曰似苻葉而大徑四五寸六七月結實狀如角
黍楚王渡江得萍實凡萍之屬唯此有實其根如雞頭子根作
藕香味如栗故一名水栗子又云花有黃白二色葉如小荷葉

似蓴葉而大頗似馬蹄今陂池中往往有此俗呼水藕兒其根可煮食王鴻漸野薺譜繪之似蓴苳而大本草言其甘澀與圖經之說脗合矣藻陸璣曰有二種其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其一莖如釵股葉如蓬蒿按此二種莖皆硬韌不可食人或植之水中以飼魚者而璣云皆可煮食非也爾雅蓴牛藻郭璞云細葉蓬茸如絲可愛此藻王鴻漸野薺譜謂之牛尾瘟葉如髮莖如聚藻聚藻莖似釵股略似菱根故廣雅云菱菜藻也瘟乃蓴字之譌牛藻亦謂之蓴左傳所謂蓴藻也性極冷古人體質厚可食今人非凶荒不食不如似蓴之蘋能益人古今通食之

筐筥 毛傳方筥筥員曰筥集傳因之按高誘淮南子註云員底曰筥方底曰筐說文筥筥也博雅筥箴也箴卽筥也蓋筐上

下俱方筥上橢方而下員如飯筥然方員以底別非筥之竟爲員器如今籃也

有齊季女 毛鄭以此稱女故惑於小戴昏義謂蘋藻之奠爲教成之祭傳則曰牲用魚芼用蘋藻箋則曰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義也與又曰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按教成之祭雖因女而舉而女子在室未與成人之列遽使主祭將無有臘等速成之過乎女之在教猶士之在學也士入學舍菜必師主之士但從執事焉此教女子者必有保傅之姆則主祭者必司教之人而非女子之自主也不待問而知繇此思之尸之爲義不訓爲主審矣祭之必有尸也古道也孫則爲王父尸矣禮文殘闕不言祭

妣何尸要必非一人而爲二鬼之尸亦必非男子而爲女尸妣
必有尸季女者未嫁之女也於妣爲女孫王母之尸舍孫女其
誰哉若集傳竟以季女爲大夫之妻而稱女尤爲草次序曰大
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序統一篇而言以大夫
之妻慎於祀事采蘋藻而盛之湘之奠之又迎有齊之季女以
爲之尸故曰可以祭祀也女非妻妻不稱女大義炳然集傳遵
序以駁傳而不知其顯與經戾矣有齊云者言其莊敬有如齊
也尸不與散齊致齊之列故言有齊以歎美之若主祭者濟濟
穆穆豈但有齊而已哉不言男尸者義繫乎大夫之妻從其類
而言猶少牢饋食禮不言女尸各從所重而言耳或疑蘋藻非
正祭豆實之品則此乃鉶羹之芼原非豆實故不見于禮文若

牖下之云則于以奠之二句以味事神于堂之事而誰其尸之二句乃味事尸于室之禮一篇始終祀事文義原不相蒙也

蔽芾甘棠 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

爲棠按棠杜皆櫟梨也木色白者味甘色赤者味酸澀今人以接梨樹者其樹高不過尋丈葉近下生枝刺繁密故曰蔽芾鄭箋云召伯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說苑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皆相傳之謬也侯伯巡行必有館舍官司其事卽令入邑何至妨民蠶桑如其踞坐山麓磨棲鳥集不近人情過爲飾儉不亦上下無章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乎且其聽訟也將褻服以聽之乎抑必服命服以涖之耶弁帶而坐灌莽之間是所謂朝衣朝冠坐